

# 穆勒的庄园

一个回族大将军的喋血沉浮  
一个穆斯林家族的起落兴衰  
一个回民族西迁的历史折射  
一个奢华大庄园的殆尽消失  
一个百年间葬礼的深重吟唤

丑丁◎著

东方出版社



我  
的  
家  
園

的  
庄  
園

丑丁◎著

東  
方  
出  
版  
社



责任编辑:薛岸扬 any1016@sohu.com

装帧设计:尹 帅

版式设计:尹 帅

责任校对:张 彦

#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穆斯林的庄园/丑丁著. —北京:东方出版社,2009.5

ISBN 978-7-5060-3488-3

I. …穆 II. 丑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3073 号

## 穆斯林的庄园

MUSILIN DE ZHUANGYUAN

丑 丁 著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 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 年 5 月第 1 版 200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印张:24.5

字数:370 千字 印数:00,001-10,000 册

ISBN 978-7-5060-3488-3 定价:38.00 元

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 
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(010)65250042 65289539

## 内容简介

他是慈禧贴身的爱将，也是近代回族最年轻的大将军，还是大清朝永不得返的发配钦犯，更是五个女人的男人。

她是大庄园里的大小姐，也是国民党军官的妻子，还是共产党的领导干部，更是五个女儿的母亲。

他和她，欢悦地来，轰然地去，他们的生与死，既是一个家族百年延续的印证，更是一个民族世纪连绵的轨迹。

百年间的生生死死，一个世纪的起起落落，跌宕之间，一个穆斯林家族的故事，合着历史每个瞬间的脚印，温婉而尖锐地铺展开来。



# 目录

100



## 第一章 葬礼

- 一 永诀 / 2
- 二 守灵 / 6
- 三 告别 / 9
- 四 净身 / 13
- 五 葬礼 / 18
- 六 头七 / 25
- 七 遗产 / 31
- 八 孤坟 / 40

## 第二章 犯人

- 一 云南 / 48
- 二 慈禧 / 58
- 三 娶亲 / 63
- 四 发配 / 71
- 五 同族 / 77
- 六 落脚 / 81



### **第三章 将军**

- 一 教头 / 90
- 二 兄弟 / 96
- 三 红颜 / 107
- 四 提督 / 114
- 五 人祸 / 121
- 六 赴死 / 129

### **第四章 小姐**

- 一 原配 / 140
- 二 女儿 / 148
- 三 私奔 / 152
- 四 少爷 / 157
- 五 姐妹 / 164
- 六 女校 / 169
- 七 表哥 / 176
- 八 生离 / 187



## **第五章 庄园**

- 一 女流 / 192
- 二 管家 / 198
- 三 夫人 / 206
- 四 殉情 / 214
- 五 阿奶 / 222
- 六 阿太 / 228
- 七 少奶 / 234
- 八 大火 / 240
- 九 分家 / 248

## **第六章 情人**

- 一 初恋 / 262
- 二 少校 / 271
- 三 求婚 / 280
- 四 死神 / 289
- 五 订婚 / 296
- 六 结婚 / 303
- 七 起义 / 311



## **第七章 革命**

- 一 当官 / 320
- 二 跳舞 / 326
- 三 脱胎 / 337
- 四 解放 / 342
- 五 疯子 / 352
- 六 女儿 / 360
- 七 姊妹 / 370

## **第八章 尾声**



第二章

葬礼



## 一 永 诀

电话急促地响起。我迷迷糊糊地抬眼，钟表显示是凌晨 12 点半。我没有任何预兆地爬起来，走到电话旁，拿起了听筒。

“妈妈不行了。”

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传来，完全陌生的一个声音，我的意识里的第一反应是打错了电话。

“妈妈不行了。”不等我再有反应，那个声音再次响起，我顿了顿，然后立刻警觉起来，感觉身上有点发冷。

什么？什么不行了？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不行了？天啊？他说的是妈妈？

我噎住，大脑空白。“妈妈不行了。”我再一次清清楚楚地听到这个声音，终于辨别出，是大姐夫的声音。

“姐夫，你快说是咋回事情啊？我下午还给妈妈打了电话啊……”

“你回来吧。”说完这句话，大姐夫就没了声音。

“我回去！马上！”我立即脱口而出。

说完我的手已经开始抖动。突然，一个意识闪过，姐姐们呢？姐姐们为什么不给我电话？再问，大姐夫已经挂断电话。

极力克制着手的颤动，慌乱中一下子想不起家里的电话，拨打了几个电话，居然都是陌生的声音，大半夜的，人家没好气地挂了。握着电话筒，把那几个熟悉的号码，反反复复地在脑子里重新排列，手指在拨号盘上来来回回摩挲着，反复回忆熟悉的位置。好不容易，记忆恢复了，赶紧拨通电话，可是无人接听。我又开始拨姐姐们的电话，全部无人接听。

思绪更加纷乱，我发现我的腿也开始发抖，只好用颤抖的手，不停抓捏

发抖的腿，一边使劲儿地想：我怎么办？现在干什么？我应该做什么？哦，对，赶紧订机票。

奇怪，平日里备用的各种服务电话，一下子也想不起来记在哪个本上。又是一通胡乱翻找，终于，找到了七八个订票电话。“下班了，不送票，要送只能明天早上。”一一打过去，都是这个回答。明天早上？明天早上才送票，就赶不上早上七点的飞机了，错过这班飞机，只有中午的班机了。不行，无论如何要坐明早第一班飞机，我怎么能等到中午？

我又一家家打过去，央求人家想办法给我送一张票，不用免费，我付费。终于，一个小伙子心软了，说那就一小时后送到。我千恩万谢挂了电话。

接下来做什么？对，该收拾行李了。拿出一个箱子，一时间不知道往里面放什么，努力想想，似乎反应过来应该先装一些衣服，于是又打开衣柜门，胡乱扔了几件衣服进去，再看，发现有一件是羊绒大衣。大衣？好像早已经收起来了？我猛然才意识到，现在已经春暖了，我还意识到，日子将要清明了，已经用不着大衣了。

清明？我不由得在心里呼喊：妈妈，千万不要吓唬我啊！在这个日子。

机票终于送来了。

见到那个心软的小伙子，我竟忍不住想哭。他是我闻听姐夫电话后，见到的第一个人，是我极度担心妈妈、完全手足无措的时候，见到的第一个人。一时间，一种倾诉的欲望，强烈地掌控了我。

我一叠声地说着谢谢，还问人家从哪里跑来的，又说自己这一个小时一直在地下走来走去地等他，心里像着了火……好像还跟人家说了些现在时间太晚外面不好打车，我怎么去机场之类的话。我听到了自己哽咽的声音，我哽咽颤抖的声音，把我自己都吓着了。

可能是我一副惊恐未定的表情，把那个小伙子也吓着了，他接过钱，跟我寥寥几句后，就匆匆走了。

早晨七点的飞机，我凌晨四点就得出门。天还没亮，我怎么去机场？我从没有一个人半夜出过门，一个人半夜坐出租车，如果……问题又来了，这个问题一下子又涌进了我的脑子，我怎么办？这时候我该做些什么？



# 第一章 葬礼

深呼吸！深呼吸！我用力强迫自己。以为自己早已练就了遇事不慌的本领，地震屋摇，大风撼窗，大雨漏顶，小人陷害，感情受伤，生病就医，孩子高考，儿子离家……我觉得自己真的能顶自己的天。可是，这是妈妈！当妈妈揪住了我的心时，才知道女儿最重的牵挂，原来在那里，那个孕育了我生命

的生命。

面对母亲，我无法让自己镇定。

机票攥在了手里，不知道塞了什么东西的大箱子，也扣好了箱锁，静静地躺在我的眼前。似乎一切都准备好了，我让自己安静地坐在沙发上，努力集中思想：妈妈？妈妈到底怎么了？妈妈现在怎么样了？姐姐们为什么都不接电话？我得再问问。

拨号，不停地拨号，终于，大姐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别哭……妈妈已经走了……”

妈妈“无常（去世）”了？！

血冲顶，心不动，气窒息。

“……听着，你先回来，明天葬礼，你路上有时间写个东西，可能明天葬礼上要念，代表我们姐妹……听话，不要哭，妈妈走得很安详……”

我已经泪流满面，姐姐的话断断续续听进去一些，姐姐说有很多葬礼的事情要准备，你下飞机自己回家，家里如果没人，人就都在清真寺里……

这个夜晚，成为我一生中最不堪的夜晚。突如其来的噩耗，彻底将我的思维粉碎。

我的心脏狂跳不止，几粒救心丸吞下去，毫无作用，尽管我从没用过那个救心的药丸。可我知道我不能倒下，我必须好好地回到妈妈身边。我努力集中自己的思想，但却总是集中不起来，思绪依然纷乱。我非常想和家人通话，于是就拨电话，总是无人接听，我知道，家里上下一定很乱，姐姐不是说了，人都在清真寺，妈妈的埋体（遗体）在那里。

我就给朋友拨电话，电话还没拨完我就挂了，因为我不知道如何叙述，说我的妈妈，在一个小时前离我而去……

突然觉得很冷，紧接着就一连串的喷嚏，抱起双臂，才发现自己的一身单薄睡衣，并且，一直光着双脚。我还不能生病！现在不能生病！我要保持体力。我想穿衣服，环顾左右却不知道该把哪件套在身上，只好先扯过一条毛毯，把自己胡乱裹住，精神恍恍惚惚地缩坐在沙发的角落。冷，还有怕，心脏连续急切地抖动，让我的膝盖失去了支撑，四肢瘫软，好像完全失去了力量。

失去母亲的惊慌，我竟然无人倾诉，眼泪又漫了上来，一时间，巨大的恐惧一下子笼罩了我的全身。我终于放声大哭。

托运，安检，我恍恍惚惚，把小手包丢在安检处就走了，人家使劲儿叫我，我竟然毫无察觉。我意识分散，看着左右的人，脚底下总不自觉地要跟着人家走，走错了几次方向后，终于找到了候机舱口，下意识地看看表，知道还太早，就摇摇晃晃找了个角落坐下。

安安静静地坐着，抱着双臂，意识渐渐清晰，忍不住眼泪夺眶涌出，赶紧拿出大墨镜，把自己大半个脸遮住，然后，任眼泪长流。

七点，飞机准时起飞。

气流的阵阵颠簸中，我想起大姐的嘱咐，就从手包里找出记事本。刚开始思想，已经泪雨磅礴。这是我写作以来最艰难的一次书写，短短几句话，我似乎费尽了自己的力气，使劲克制的呜咽让我窒息，无法工整地书写，只好将文字，歪歪斜斜地用笔划刻在纸上。蜂拥的思念，磅礴的泪水，一次次让我不能继续下去……

我写得很乱。虽然思绪还算清楚，但字迹是一片凌乱，一行一行过去，笔画左一下右一下几乎都不在原来的地方，很多字重叠在一起。这不行！大姐看不清楚的！于是翻到新页重抄一遍，可是抄到一半，眼泪大颗大颗落下，刚抄好的字又被模糊，又重新再来……

实际上，我写了什么，自己几乎都不知道，只是任思绪倾泻……



## 二 守 灵

飞奔千里,我赶到了母亲身边。

母亲的身体,已经冰凉了十几个小时。她安静地躺在清真寺的厅堂地上,身上白布,身下白布。

冲进厅堂的那一刻,看不见母亲的脸,让我有了一丝丝的侥幸:那不是妈妈!这里没有妈妈!妈妈怎么会躺在这里!可是,很快,我的侥幸荡然无存。我看到姐姐们依次跪在“埋体”身边,白色盖头及地,抬眼看我,满是悲戚的泪痕。看到她们,我再次泪如雨下。

“不要大哭!‘埋体’跟前!”听见大姐低声地提醒我,我死死地咬住嘴唇,没有让自己悲声大放。

我要看看妈妈!我浑身颤抖地跪在妈妈身边,一寸寸地往妈妈的头部挪去,到了妈妈的脸旁,我却不敢,更准确地说的不甘心,不甘心伸手去揭妈妈脸上的白布。四姐从一边紧紧地抱了抱我,小声说:“看看吧,妈妈是笑着走的,无牵无挂地走的。”边说边替我轻轻地掀起妈妈的头盖布。

我恐怕永远也忘不了那一瞬间。我看到,妈妈脸上最后定格的表情,妈妈真的是在笑啊!

妈妈的嘴形是弯弯的,嘴角微微上扬,眼睛闭得实实的,看上去,像是香睡中做了一个好梦。妈妈……你真的是睡了吧?看见妈妈的样子,我又一次陷入了恍惚,妈妈,要不你先睁眼看看我啊?你这么开心梦见什么了呀?快讲给我听听,就像你每次在电话里,大声给我讲你身边的趣事,每次你还没讲完,自己就先乐得大声哈哈了……

恍惚过去,意识再一次归来,泪水再一次蜂拥而出。

笑脸！是妈妈这一辈子最多的表情，乐观坚强的妈妈，永远都那么爱笑。爱笑的妈妈，养育了五个爱笑的女儿。可是今天，五个舍不得妈妈的女儿，实在无法用笑脸向妈妈告别啊！尽管妈妈是用笑脸向我们告了别。

跪在妈妈的身边，失去母亲的痛楚，变得格外真实和沉重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

喘不过气来，是因为我的内心，被悔恨紧紧揪扯着。妈妈到北京时，为什么没有请专家给好好看看，为什么没有带妈妈多看几处风景，和妈妈犟了多少次嘴已经数不清，妈妈多少的叮嘱被扔在耳后也数不清，给妈妈带去多少失望我不知道，让妈妈伤心了几回我没算过……总以为妈妈会长命百岁，甚至不会离开我们，还有很多机会，可以做这个可以做那个……现在没有了！再也没有机会了！只有无尽的悔恨陪伴着我。

双腿渐渐失去了知觉，悲痛却依然阵阵袭来，不得不一次次紧咬嘴唇。我知道，妈妈一向不喜欢我们流泪，我们一流泪，妈妈就会心颤，会捂着胸口心疼地喃喃：哦，我的丫头我的丫头……有妈妈呢有妈妈呢……妈妈严厉要求我们，但是却宽容对待我们所有的任性，在妈妈眼里，我们从来长不大。可是，再也听不到妈妈的宽慰，我又怎么能抑制得住这离舍亲娘的伤痛呢！

默默地跪着。低着头，我和妈妈说着心里话。

妈妈的身体，平展地伸展着，看上去，竟然比平日里显得长了许多，有那么一瞬间，我心里笑了一下。我想起了妈妈微微有些驼起的背。我们姐妹经常拿妈妈的身高打趣，说妈妈缩了，说妈妈走路不挺直腰，不知不觉都驼背了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妈妈总是有很多解释堵我们的嘴，什么“背你们五个背的”，或者“要是我穿了高跟鞋也会挺胸抬头”，要不就“快八十岁老太太哪有背”……

母亲的手没有了温度。握着妈妈的手，恨不得把自己的温度给了妈妈。捂着，我看见，我们母女两个的手，竟然是那么的相似，都是又瘦又小，骨节突出，血管暴显。想起那年，我回到妈妈家坐月子，不知深浅地偷偷洗洗涮涮，妈妈生气了，无数次地攥着我的手，又气又急地说着我：“你就是不听话



# 第一章 葬礼

啊！你看妈妈的手，就是月子里落下了风湿病，你现在觉得没事，等你老了，关节就疼了……”

我还没老，手就开始隐隐作痛了。妈妈早就知道了。

妈妈的脚，光滑得很，我的手摸上去，一点儿脚茧子也没有。可是，我的手底下却不平坦，就像走在一片丘陵地带。妈妈的脚，骨节有些变形。

妈妈喜欢抱着我们姐妹的脚，把我们的一只只脚，像婴儿一样抱在眼前，给我们剪脚茧子。有时候，妈妈摸到谁的脚上骨节不对劲，就使劲儿地搓啊搓的，就像要给你搓平了。为了提醒我们，还会伸出自己的脚，把变形的骨节指给我们看，“看看，看看，不注意老了就成这样了，要保护好你们的脚，少穿高跟鞋，经常拿热水泡泡，脚底下要舒服。你妈我就是年轻的时候路走得太多了，那时候带着工作组下乡，全靠脚……”

摸着妈妈脚上的骨节，我把脚悄悄地往身后藏了藏。

妈妈眼睛闭得实实的，虽然闭得紧实，却没有一点褶皱，是那种平静安详的。姐姐和旁人都说，妈妈这是无牵无挂。其实我心里不那么想。

快八十岁的妈妈，从来没有戴过老花镜。看着女儿们一个个左一个右一个地装备着花镜，有的一个还都不够用，妈妈就会很得意，经常手里举着一张报纸，大声念给四处找花镜的女儿们听，一群没大没小的女儿就会冲着老妈说，知道你眼神好，看把你嚣张的。妈妈把眼睛闭得那么密实，是在向我们夸耀：我的眼睛清晰了八十年，不冤！现在休息了，值了！

我心里又笑了一下：看把老妈你嚣张的。

“去吃点东西，妈妈知道你饿着会着急的。”是左边二姐的声音。我摇摇头。

“不要太伤心了，你伤着身体妈妈不安心。”是右边三姐的声音。我又摇摇头。

“站起来活动一下腿，你的孝心妈妈都知道。”是四姐的声音。我再摇摇头。

“去外面迎迎来告别的人吧。”是大姐的声音。我使劲儿摇摇头。



我不想离开，寸步都不想，我在妈妈身边的时光，现在已经开始以分钟计算了。让我紧紧地守在妈妈身边吧！身体是妈妈给的，自从妈妈给了我，它从来没有为妈妈做过什么，它现在的不舒服算得了什么呢！只有这短短的十几个小时了，我可以随时地抚摸妈妈，看看妈妈的笑脸，妈妈的手虽然冰凉，可我感觉得到它原来的温暖，妈妈的脚尽管僵硬，可我感觉得到它原来的柔软，妈妈的眼睛闭着，可我依然知道妈妈在看着我。

不要让我离开……我不离开！

端详着母亲，触摸着母亲，我的心才会感到踏实。即使母亲藏在白布下面。

### 三 告 别

停“埋体”的厅堂外，人络绎不绝。我不禁有些吃惊。

母亲走得太突然，我们姐妹悲痛之下，除了通知家人和至亲，还来不及通知其他人，甚至妈妈退休前的单位，都还没有告知，怎么会来这么多人？

“来告别的人这么多，里外都得有家人接迎，我们五个要分分工。”

情急之下，大姐开始安排。“我不想离开！”我一下子脱口而出，一瞬间，大姐愣住了。看大姐怔怔的，一时不知如何言语，我心里有些不安。在这么紧急的时候，一个不听话的妹妹，不是添乱吗？我低头又说了一遍，“我就守在妈妈身边。”大姐看我态度坚决，以为我只是想和妈妈多待一刻，就不再要求向来任性的小妹了。我松了口气。

其实，我是有自己的顾虑。我离开家二十几年，很多人都不认识，不知道怎么称呼，不知道他们是谁，是妈妈的家里人，还是妈妈的多年至交，或是新近认识的朋友。我甚至自私地认为，这是我和妈妈的告别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，不能让别人破坏了我 and 妈妈最后的撒娇。我还任性地以为，女儿是妈妈的最爱，妈妈一定也想和女儿们多待一会儿，不想让其他人来打扰。

